論語後案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微子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集解】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集注】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後案】以皇邢二疏言之微箕二國名鄭君以爲圻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惟

子爵而微箕二人並食其微之地而子爵也王肅以爲畿外侯入爲紂卿士此與鄭君立雖也微子名啓注以爲紂之庶兄者是庶母所生之兄也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啓紂異母也鄭君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嘗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據呂氏春秋仲冬紀亦云然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皆帝乙之弟鄭君與王肅注同而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無正文也微子去之皇疏以爲去殷歸周未足據蔡氏書傳言適周在克殷之後此時特去位而逃於外其說爲長或謂去王朝而之國則國在畿內不得言去也爲之奴者拏隷之奴也周官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隷女子入於舂藁夏書云奴戮殷亦有是制武王勝殷釋囚是其徵也死天死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集解】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安亂甯民

纂疏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
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故同謂
之仁
從證豐鎬論非執曰比干剖心非輕死君以危身強諫以干
名也惻怛忠誠之心動於內恐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
民故身死而不恐此論比干之諫而死得之矣史記宋世家
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又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
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小師於是大師小師乃勸微子去遂
行又曰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
髮佯狂而爲奴朱武曹據此曰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
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
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
遂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朱氏之說與何解安亂之義相符
式三案此篇記殷羅遯之事而先之以此見殷之亡由於不
用賢也稱之曰殷有三仁見殷非無賢也三仁固欲匡君救
民者也韓詩外傳十曰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絶逆天道然所

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絶之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集註孔曰士師典獄之官焉往而不三黜者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集注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後說柳下惠是魯惠公之後同姓之臣戀戀於父母之國宜也而云焉往不黜則不恭矣又覩降志辱身之語非聖人之所慊於心也故以此章與下二章類記之語不辨而自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解】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何曰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集注】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夫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後案】待孔子之待依史記世家作止止對行言謂留之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穆天子傳乃命邢侯待攻玉者注待留之也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其誰能止之古待止音同相通用季孟之閒孔注就用事不用事言是兼位與權言也集注專以位次言其說與孔氏少異周氏炳中曰攷之春秋叔孫得臣爲亞卿位本在孟氏之上宣公五年得臣卒僑如尚幼至成公二年始見于經而孟獻子久已爲卿僑如不得以後來居上故暫爲孟氏屈國語劉康公曰叔孫之

位不若季孟輯略注季孟上卿叔孫下卿甚也及僖如出奔叔孫豹爲司馬仍居孟氏之上叔孫婼受三命則又在孟氏之上自後春秋所書率以叔先孟則三桓位次季爲上叔次之孟爲下略略然矣閔氏申孟孫下卿之說如此式三謂景公於夫子自言留之而已老不能用則季孟之閒以位次之高下言朱子注爲當何氏云聖道難成者本史記世家晏子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也皇疏景公慕聖不篤末又生悔發此言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集解】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集注】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于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illegible]女樂之歸夫子有諫止之辭韓非子內儲說言黎且謀女樂事云仲尼必諫諫必輕絶于魯又云旣歸女樂仲尼諫不聽是也諫止之辭史傳不詳而後人遂疑行之甚遽失之也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之此明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而孔子于是年實未去魯後十三年春郊膰不至而後行是遲遲吾行之證安得謂去魯前無諫女樂事此不言不致膰肉事者夫子之行實以女樂故史記所謂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皇本孔子下有門字高麗本有之門二字釋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衰下諫下追下有也字[illegible]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以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注】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詞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illegible]】高士傳陸通字接輿皇疏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衰殺也衰之本義爲草雨衣以其衣次第爲之引申爲等衰之義左氏桓公二年傳皆有等衰杜注衰殺也攷工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鄭君注云衰小之也此皆從[illegible][illegible]衰而殺當爲次淮南子說林訓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說山訓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說林訓大小之衰然皆用衰爲次之義鳳待聖君而出周流亂世則爲次數不過時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據莊子人間世作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別一義楚狂此歌[illegible]微聖人復爲聖人防患歎惜時事情詞悲切先儒謂楚狂非常人良是[illegible]韻衰追爲韻衰古音以齊韻之讀爲正已殆爲韻已古音讀與改切三而字亦韻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集解】包曰下下車也

【後案】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illegible]】鄭君注下謂下堂出門見釋文校勘記據此謂上節當依高麗本作過孔子之門莊子人閒世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也此亦一義莊子載楚狂歌曰云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兢兢于潔身避難之意而已夫子不忍廢君臣之義而又有堅不磷白不緇之德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欲言者如此或疑狷介之士與言何益曰天下大事惟恬淡者能任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夫子所不忍絕之也韓詩外傳五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爲名者避汚名屬清操也其品足嘉矣韓傳又曰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然則聖狂之異亦可知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集解】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

【集注】二人隱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後案】攷工記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此言二人各執一耜竝發一尺之土鄭君注據之明於耕之所由名此經下有問兩者未必竝發一尺內之土也集注云自楚反蔡據史記云夫子去葉反蔡而問津也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集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集注】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後案】夫指彼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集解】孔曰滔滔者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何曰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釋文】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爲實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補疏】滔滔據釋文鄭君本作悠悠史記世家同文選幽通賦引作慆慆李注引曹大家曰慆慆亂貌是朱子注所本攷幽通賦云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能兮李賢身序世賦朱子注世賦意之正解也而訓汝者而爾蟲

耰而輟雙聲也耰兩言從是指子路從之何所非而耰漢石經作櫌說文引此亦作櫌云摩田器許以物言鄭君云覆種以人用物言皇疏言植穀之法先散後覆而用以櫌也徐氏說文繫傳布種後以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之是也齊語深耕而疾櫌之以待時雨韋曰櫌摩平也齊民要術曰古曰櫌今曰勞耕荒畢以鐵齒鎒榛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

義亦同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石經無行字與隸釋史記世家引經亦無行字今本因下章誤衍行字

【集解】孔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何曰憮然謂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不與易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某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集注】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後案】避世者視世人皆易歟也聖人言人本同類安得絕之以爲必滔滔不可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集解】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

【集注】丈人亦隱者蓧竹器

【後案】蓧據邢疏說文引此作莜云芸田器也今說文作艸田器邢所見說文本作芸田器當依邢與韵會合蓋芸田予用之器也皇本蓧作篠者疑後人因包注云竹器而臆改从竹邢不辨从艸从竹之異邢氏本當从艸與說文合也史記世家注引包注蓧艸器名也校勘記以今包注之竹字乃艸字之譌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植其杖而芸

【集解】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孔曰植倚也除艸曰芸

【集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攷證】釋文引鄭君注分猶理皇疏分播種也義用通皇疏植豎也集注立之之謂本之漢石經植作置據說文植爲植之或字植櫃置古字通段氏說文注云置杖于地用杖芸用又段氏尙書撰異云杖不用何必立之田中但置于地斯已矣此別一義芸訓去艸依說文藾正字蒩或字漢石經作耘香艸之芸借字也以耨薅之除去苗間之穢爲藾

【攷證】又曰月令春食麥夏食菽秋食麻冬食黍中央食稷此五行家以性分之而爲五時之宜食也周禮疾醫注同此也職方氏豫州宜五種注易麻以稻月令出五種注孟子五穀注史記藝五種皆用此說此農家以種之多者舉之而言五種

也麻種可食者一而稻種多也稻害黏穀也七月詩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月令秫稻連言內則糗配皆言稻醴是㝵以黏者名稻通言之則秫亦稱稻也稷今之高粱也以其高大似蘆謂之蘆稷南人承北音呼稷爲稌又謂之蘆稌月令首種不入注云首種爲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說文稷齋也齋長也稷爲穀長而得齋名以其首種故也黍者粱米之一種也粱則今之小米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粱爲禾米卽今小米黍乃其屬禾穗下垂如椎而粒聚黍穗略如稻而舒散也麻枲實也非油麻也此本程氏九穀攷段氏說文注

子路拱而立

【[illegible]】未知所以答

【[illegible]】知其賢者敬之也

【[illegible]】說文拱斂手也皇疏拱沓手也凡沓手男尚左手右手在內左手在外觀檀弓所言尚左尚右之禮則此拱可知也曰拱而立者拜則拱手至地立則第以拱手爲敬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illegible]皇疏殺雞爲臛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二兒見于子路也〻說見其二子焉五字當在至則行矣下錯簡在此疑不敢信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集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

【集注】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後案】夫子偁丈人爲隱者必因子路之告知其有利濟天下之具而隱藏不出也蓋其人高出於沮溺之流矣焦里堂非隱類云沮溺丈人自知不能認人家國托迹山林以匿其拙故立異爲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爲殷浩房琯貽笑天下焦氏之論未折中於夫子之稱許矣焦氏又云至則行矣丈人亦偶出下

在目此言是也焦氏引陳天祥四書辨疑云丈人既欲自藏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歸行過宿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漢石經廢之下有也字潔作絜見隸釋

【集解】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包曰倫道理也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

【集注】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

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講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衍義】皇疏申註謂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集注所據福州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或係後人妄增之耳義者事之宜也古人處事之宜而立爲君臣世無君臣豈復得事之宜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豈丈人之廢義而亂倫也道謂先王禮樂政教設爲萬世常行之道者也已知其不行者世不見用還已否也知道不行而行其義者君臣之義本天性中之所向具盡其性以事天不敢違踰焉天還之否也聖人事天如事親知道不行而悶流刻固正如孝子不得乎親而求親之底蘊果求之而仍不能底蘊乃限於數之無加何而來其底蘊之心未嘗已也若丈人孝親不能底蘊

而聽之者也故夫子曰亂倫孟子云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與此章意相合後儒於此章道義之說或謬葛或矛盾參不可從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集解】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集注】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附録】逸民之逸集解以節行超逸言是讀逸爲軼不如从朱子注說文佚佚民也是許氏所見本正作佚漢石經下節今逸作佚見隸釋知此節必作佚孟子遺佚不怨之佚爲此正字而今逸字爲假借也虞仲注謂即仲雍者據左氏僖公五年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漢書地理志同史記泰伯世家云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後世或據史記者以次在夷齊後也梁曜北云泰伯之弟爲吳仲周章

之弟爲虞仲二人皆已爲君不得在逸民列虞仲乃逸民之不可攷者也夷逸朱張注謂不見經傳以二人不見事實也廣博物志引尸子夷逸者夷詭諸之後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此夷逸爲逸民之證也顏氏漢書注以虞仲竄於蠻夷而逸不以夷逸爲人姓名疏家引王弼說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與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同朱子以此說與末節相背不敢據也據釋文鄭作侏張侏陟留反郝仲輿云朱張猶書之譸張即陽狂也校勘記以詩譸張本或作侜張或作侏張朱用一聲之轉鄭注作者七人不數夷逸朱張知不以爲人名也注以少連爲東夷人者見禮記雜記下云大連小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集解 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後案 此夫子贊夷齊之立心制行不爲世所屈辱鄭君注承上逸民所言是也孟子言伯夷不以賢事不肖此夷齊之不

不及亦夷齊之隘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集解 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

集注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攷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釋文 行中慮韓詩外傳五作行中理集注引記文見禮雜記下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釋文廢鄭作發動貌

集解 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集注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補疏]後漢書陳寔傳論放言為高李注云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云隱居放言是放訓放肆古有是說包氏訓放為置王氏困學紀聞引左傳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其默足以容以證包注身中清史記世家作行中清朱武曹據之云行別眞清廢則通變行與廢對其義自協集注云仲雍斷髮文身文身者以鍼刺皮為文也淮南子泰族訓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高注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禮王制鄭君注亦同斷髮者如刑人之厺髮論衡四諱篇泰伯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之主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集解]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也

[集注]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

志也不在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論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附考】可不可指逸而言無必可逸之心亦無必不可逸之小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此經又引鄭玄注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焉注亦合近解謂聖人無是非可否之心大謬

【附考】又曰夷齊之讓國夫子之所許也固讓不受而卒辭位焉何不可也惡聲惡色之不視與聽夫子之所許也諸侯善詞命以至而受之何不可也韓詩外傳一曰廉潔直方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是隸仁也又曰仁隸則其德不學是伯夷叔齊之行也又曰隸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雖荀論夷齊是見夷齊之賢與聖人之所不爲柳下惠降志辱身與聖人既異其三黜不去遂謂焉往不黜此孟子之所謂不恭恭玩世之心堅矣聖人

亦皆是少也以此推之
聖人與逸民異者可見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集解】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也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正義】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疏證】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引此經又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博之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飯或曰魯自有四飯故有四飯之名其不記初飯者鄭不去也或曰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謂天子四食而平旦亦無樂也許秋畫引曲禮三飯延客食胾玉藻飯飧者三飯也公食大夫禮三飯以湆醬以足飯三飯四飯為一食中之變蓋天子者兼日畢以樂其大食則有三侑初食不得有侑亞飯則一侑三飯四飯則二三侑式三案儀禮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注

注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禮之以多爲貴者而禮器云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一食再食以少爲貴鄭君注指爲告飽之數則以禮攷之一飧告飽待勸之乃更飧天子禮也此魯侯禮而再飯有侑皆用天子禮歟

附案又曰漢書人表叙太師摯八人於殷紂時顏注云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禮樂志又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顏注引此經全章以證而又申之曰云諸國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彼其是非不可偏據式三謂以諸說較之孔子國注指魯臣者爲長顏氏謂舊說不可偏據固讀書之一法列其說以備稽焉董子策對曰至於殷紂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逃亡入於河海人表正有所本顏氏於董子傳注亦引此經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三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用事爲一

鼓方叔入于河

【集解】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

【集註】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鼗釋文本作鞉皇本作鞀）

【集解】孔曰播搖也武名也

【集註】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集解】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集注】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倣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考證]少師陽或謂卽商本紀之少師彊陽彊同音然未可信也夫子所學鼓琴之師襄據史記世家是衛臣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高注云魯太師家語辯樂篇掇拾史記世家及韓詩外傳語而增竄之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二語無倫矣此王肅僞撰之語也集注本之

[後案]又曰金吉甫曰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侮彼俗樂尚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決不肯爲八佾于季氏歌雍于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式三[illegible]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illegible]然或入河海據禮書是數子有受業於夫子者矣

[illegible]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

[集解]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也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集注]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後案]親筆解以爲指親近之賢人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也三國志杜恕傳引周公戒魯公曰無使大臣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引經多一可字無作毋司馬君實曰人之材性各有所能雖皐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衆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然則無求備之義亦大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集解]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

集注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攷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此而已哉

考證 詩思齊疏引鄭君注以八士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釋文八士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集注二說之所本也周氏燭齋曰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注周八士皆在虞官明引論語爲證屬書和寤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孔晁注八士武王賢臣則又爲文武時人春秋繁露郊祭篇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以董子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周書克殷解命南宮伯達遷九鼎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而南宮适見尚書君奭篇又宣和博古圖有南宮仲故說者謂八士皆南宮氏似爲得之然國語詢八虞下又云諏于南宮則南宮不在八虞之數

受業王予謨校字

定海黃式三學

子張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解】孔曰致命不愛其身

【後案】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illegible][illegible]其可已矣責士必全四者之大節也呂伯恭曰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爲士非曰可以止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集解】孔曰言無所輕重

【集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

【發明】皇疏篤厚也依朱子說當宜訓固言人自守一得而量不大旣信此道而志不固也凡物以厚而固一義之引伸耳孔云無所輕重者世有此人不足爲重世無此人亦不足爲輕義見皇疏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拒作距見隸釋漢石經殘字

【集解】孔曰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集注】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

人然損友亦所當
遠之者不可不察
【附案】包言交交泛交之異者將欲締交以輔仁而以己交人
當擇其可夫子所以言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明取舍之準
也人之納交于己者雖非賢非善而容受之遂來交詩言之
心所以廣敎育無激濁揚清之弊亦所以免鈎黨也子張云
異乎吾所聞欲以所聞之異補子
夏之所未備益慮其拒之大峻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集解】小道謂異端也
包曰泥難不通也
【集注】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
猶耳目口鼻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
矣故君子
不爲也
【附案】後漢書蔡邕傳引經李注引鄭君注云小道如今諸子
書也泥謂滯陷不通也鄭君以諸子爲小道者謂其說以有

所偏而小者也集注引楊氏說本莊子天下篇亦指諸子言也何注以小道爲異端何意以異端之合道者小也案直解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此申朱子注駁何注也淮南子繆稱訓曰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集解 孔曰日知所亡日知其所未聞

集注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後案 亾所未知也能所已知也學謂讀書也所未知者日討論之所已知者月溫燖之讀書之法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解 孔曰博學而篤志廣學而厚識之也何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

若況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

集注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後案 志識習記也見後漢章帝紀引此經李注世自以仁心待人而施之轉受其害者必博學以求仁術也既學仁術矣而必堅以記之以俟行之也而又慮求之疏遠也于切近者問之思之所謂能近取譬也此雖未必宏拯濟之擧而其誠惻怛之念實已操存于一己矣故曰仁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尋其能然者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解】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註】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述疏】百工之成必居肆者循爲會之規矩其心安不見異而遷也君子欲致其道不在安心于讀書稽古哉據經釋義如此或曰學學校也游息有所肆習有業攷校有法如工之有肆然其義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集解】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集註】文飾之也小人憚于改過而不憚于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講述謂曰

厲嚴正也

集註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餘論 此言人之接君子如是其不同也儼然矜莊穆穆就之就與之交非徒遙望之也溫和煦也凡人遙望君子之道貌者未與之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必以君子爲未必和煦也及其就與之交則心氣粹醇情意親厚以君子爲和煦可愛幾忘乎君子之可畏矣然與之講論道義則有持之必正守之甚嚴者交情以和厚爲主而道義則不可寬假也望之即之異

故言其變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集解王曰厲猶病也

集注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發微注言誠意惻怛者見己以信施於人始誠意交孚也勞與諫必俟其信者所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也程伯子不容于時自謂己學未至誠意不能動人程叔子曰告於人者非責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注意如此式三謂君子必積其誠兼觀其時信與未信己與人分受其責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解孔曰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集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失學者詳之

【後案】孔注出入可也邁頭失之皇疏大德大賢以上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法則也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蹔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皇氏此疏近解多从之矣式三謂可也句統責上用何言大節能不踰閑小節有出旋入其人固是豪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八引此以士之中道相見不由介紹為小德之出入語意正同吳氏皆譏經不善於讀經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釋文】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

【集解】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集注】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集解】孔曰噫心不平之聲包曰孰先傳馬孰後倦焉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馬曰區以別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也孔曰終始如一

惟聖人耳

【集注】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致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弟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弟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後案 君子之道言教人之道也誣當作憮俗作憮誣據漢書辭宜傳引此作憮注引蘇林曰憮同也兼也言君子之教人焉可遠兼之也洒掃應對進退體儀之不容闕者也學者于日用動靜先以儀節爲持循服習有素能存其敬遜之心而後可示以成德之方焉此不能遠兼之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集解馬曰仕優則學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

集注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附記案優饒足也仕事已優饒則學也學功已優饒則仕也邢疏優閑之說失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解孔曰毀不滅性也

集注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後案孔注所引毀不滅性孝經文性猶生也此解經文止字之義言哀不可過也崔子鍾曰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

情而後已也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黧黑擗踊之發于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衰之發于衣服者也苫凷哀之發于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式三宗禮檀弓致喪三年義正同崔氏說是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古註】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集註】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illegible]】爲難能也言其爲所難爲也以一介儒生欲行非常之仁失近取之方而實澤未必能周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古註】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集註】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發明】禮衛將軍文子篇曰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敝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據禮經之言顓孫氏之仁夫子許之然則上章言未仁者爲所難爲卒未免有所疏耳此亦言其仁之大而難與並爲之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者也隸釋漢石經殘字作也者

【集解】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集注】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解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

集注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發微孟獻子之政與臣如作三軍而臣其子弟之半如用秦堇父爲右見春秋傳又晉語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鬥臣五人皆是春秋宣公九年孟獻子始見于經越五十七年至襄公十九年卒越四年莊子亦卒襄公十六年傳言莊子徼齊侯而去之十八年傳言莊子伐齊斬楢爲公琴是時或獻子年老致仕莊子代父爲卿曾子偁其不改是父在父沒俱不改也春秋經傳載莊子父喪未練赴會帥師然則事有所不得已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矜漢石經作矜見隸釋論衡雷虛引矜作憐

【集解】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官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集注】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則陷于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後案】馬注非民之過當云非徒民之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集解】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集注】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

子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考證】紂名受德書立政其在受德督逸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呂不韋仲冬紀其次受德書疏或言受或言受德呼有單複爾又稱帝辛者廟主之號也其謂之紂者天下惡其呼受爲紂史記是謂帝辛天下謂之紂注引諡法曰殘義損善曰紂殷無諡注引之者見天下惡之以紂名之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集解】孔曰更改也

【考異】皇本食作蝕云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爲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爲故云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更也人皆仰之者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爲

累也陸敬輿曰蔽而能復無
損于明過而能改不累于德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集解】馬曰朝衛大夫也

【集注】公孫朝衛大夫

【餘論】臧鏞泉曰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公二十六年傳楚
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公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公孫朝見
列子楊朱篇故言衛以別猶之稱衛公
子荆以別于魯哀公庶子公子荆耳

【發明】又曰孝經疏云劉瓛張禹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
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
因其字以爲之謚翟晴江曰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爭
卽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下四章偁仲尼四章連類篇末
且有其次也哀之文必俱係孔子既卒後
語合中庸孝經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石經

作疏識作志案說文無志字周官保章氏疏君注志古文識是古志識一字也

【集解】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翼注】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謂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闡道】大者小之綱小者大所賴參合大小學之所以一貫聖之所以集成也文武之道注言謨謂功烈禮樂文章道之實而可徵也功烈所以行謨謂所以傳道禮樂文章皆聖性之所發盡倫盡制者夫子聞而知之推十而合十明數而知數用道於以得焉朱季說經書者謂萬物盈于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朱子廣其義幷事賢貪為高遠故此注云然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集解】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

【集注】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集注】牆卑室淺

【考證】窺皇本唐禪文本宋石經皆作闚宮牆猶言圍牆爾雅大山宮小山霍注云宮謂圍繞之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君為廬宮之注云宮謂圍障之儒行云儒有一畝之宮注云宮謂牆垣也則凡天子宮寢諸侯軒縣宮亦周圍之義也好美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集解】包曰七尺曰仞

【國注】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後案】段懋堂曰諸家之說仞也王肅趙岐王逸曹操李荃顏師古房元齡鮑照諸人並曰八尺而鄭氏周禮儀禮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善注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盧諶注莊子釋文則皆謂七尺程瑤田曰楊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胷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于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據段氏引程說以證七尺曰仞則此包注以度高言之與度深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集解】包曰夫子謂武叔

【集注】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集解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集注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于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後案 多適足也引申爲適義詳見王氏經傳釋詞邢疏古人多祇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式三謂多歌部字祇支部字不得言古人同音左傳多作祇是多祇同義各本異文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

【集注】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集注】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集注】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不可
【[illegible]】堂階爲階步梯亦爲階階有級可循者也夫子之不可階升如下節所言是據德之發著者以徵之也集注云化不可爲贅見顏淵喟然章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集註】孔曰得邦家謂爲諸侯及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衆顯死則哀痛

【集注】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謂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後案】鹽鐵論備胡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世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為政以德所欲不求而自得又鹽鐵論得其事實聖人化人以德德盛則化捷學者求聖人之神化當徵其實又大戴禮五義篇論聖人之德與此章相符

受業王予謨校字

定海黃式三學

堯曰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集解】曆數謂列次也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後案】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餘案】數之在躬德足以順天也祿之永終不德之逆天也朱注義如此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又明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又曰帝堯授位明堂

迴終天祿是朱子注所本也包注以困窮爲窮極以永終爲綿延之辭段氏說文注申包說以困訓極盡經中凡言困勉困苦皆極盡之義則此困窮爲君德充塞宇宙橫被四表之意也說苑辨物篇引經少天祿永終句是以困窮爲充塞之義也史記三王世家漢書武五子傳詔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又敘傳叙皮王命論云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是以永終爲綿延之義也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易君子以永終知敝其義正同允訓信猶詩酌之誠也王偁申以允爲誰詞之用

舜亦以命禹

【集解】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集注】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發明】今大禹謨僞書也危微精一數語本荀子解蔽篇引道經語作僞者采入之程朱二子信此以闡發執中之[illegible]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罪書作辠

集解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也包曰有罪不敢擅赦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何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疏此引湯誓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元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後案孔注以此爲伐桀告天之辭是也履爲湯名者湯字履名也見史記注引張晏說又索隱曰湯名履又稱天乙者譙

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
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張謐之說近是由禮者之廟立之主曰
帝是張所本也梁玉繩史記志疑據路史發揮注成湯猶云
成周以地爲號曰天乙者商俗以生日名子罰也曰履者別
殷家名文也告天曰履此名非有大典禮不用也此別一說
帝臣猶言天民也墨子引作有善不敢蔽以訓詁代經也簡
潛夫論引作東傳在檢察也言天心之福善禍淫昭然不爽
而有罪不敢赦帝臣不敢檢察夫天心之必然所謂天命天討
也以與也孔注說汪以萬方之罪爲在朕者萬方之事己不
敢辭其責此王者之實心王者之大量也墨子引此以爲大
旱告天之辭者呂覽云湯克夏
以同旱甚大旱正伐桀時也
附錄又以此文今在湯誥爲克夏至亳誕告之辭而孔注云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孔注以湯誓之文有散佚之何墨
子引之而今采入湯誥者可顯然證其爲僞也王西莊曰安
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眞則何以明明克夏
請誥告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
且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注何晏集

解采之說然可信晏所采可信則今本尚書之百口
奚拼說且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
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此爲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誥
安國論語注
確不可易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集解】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

【集注】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益本

[illegible]

【[illegible]】案注據詩序以大封爲大賚也其曰富者卽祿以馭富之謂傳曰善人富謂之賞也王氏困學紀聞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貴者始富此富字之義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集解】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集注】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考證】予一人猶諸侯之稱寡人也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此文今在僞泰誓篇集注所引即僞書之僞孔傳而孔氏此注指乃既誅管蔡後所作與僞傳迥殊今僞傳云少仁人朱子引作多所見本異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集解】包曰權秤也量斗斛

【集注】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附考】漢書律歷志引經修法度注云法度丈尺也閻百詩釋地亦以此度爲丈尺之度式三謂五度爲度引伸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天生人而有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此分短長大小而制之爲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此爲得之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集注】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附考】據五經異義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食世祿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引異義據尚書世選爾勞詩不顯亦世孟子仕者世祿與此經繼絕世爲世祿之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疏謂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疏以國世分言與異義合班固功臣侯表引杜業說云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絕世亡國分言疑亦同許氏之說韓詩外

漢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據韓嬰之文當以繼絕世爲受采興滅國爲受封國矣或曰上言大賚卽大封此又言興滅國然則封建固聖人之意乎曰此聖人之公心也焉貴與謂公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行封建是也天子出以公心其始封也選賢與能其旣封也無忌疏畏偪之弊所謂有關睢麟趾之意而行周官之法度也否則其禍大矣

所重民食喪祭

集解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集注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餘論集解以民食喪祭爲四事集注所引僞武成文以食喪祭三者爲民事所重於文自順

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信則人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高麗本同

【集解】孔曰政言政教公平則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集注】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輔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illegible]】皇疏謂權量以下皆言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漢律曆志引謹權量節文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漢書外戚表注文選逸民傳論兩都賦序各注引興滅國節文漢書藝文志引所重民食喪祭皆以爲孔子之言垂後王之法也朱子曰以末節爲通論帝王之事也式三案此經所言專罪己務用賢順民心三者錯舉言之此帝王之所同百世莫能易也易之則殆矣邢子厚謂此經所記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或是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發明孔曰屏除也

發案觀中庸哀公問政及此經答爲邦答問政各章夫子之論治大綱條目可以見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發案立人達人爲政者之所欲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爲政者之所欲也汲黯謂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所謂欲者卽貪之謂與此言欲不同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

【補疏】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

【補說】因順也言民引禮說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謝氏說則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者是也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補說】說周官役法擇事擇人與校考爭之豐因時之緩急皆擇也且擇可勞而勞者其所勞之事大半利歸於民者耳又誰怨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補註】志不在仁而別求所得者貪也君子之欲仁也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求無歉於仁之中也其得仁也正德厚

生無不和柔遠能邇無不服然具

行仁之意也蓋始終一於仁而已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集解 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釋詁 以寡小為可慢誑知恕不在眾匹夫能勝予也以小為可慢誑知事實所生不顧由而損至也此其敢由於驕而其終至於不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後案 式威可畏者見侮於人而必以猛加之君子則威而已也徐偉長中論法象篇引此經威而不猛而申之曰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莫之漸者由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所以然哀哉又曰君子口無戲

謔之甚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若言下觀而化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集注】虐謂殘酷不仁

不戒視成謂之暴

【集解】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

【翼注】暴謂卒遽無漸

【補疏】視成韓詩外傳三說苑政理篇引作責成爾雅日出而風爲暴正猝遽之義

慢令致期謂之賊

集解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

集注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

後案孔注以慢爲無信是慢爲嫚侮之義以致期爲虛刻期是致爲遲延之義集注慢訓緩則遲趨之義也故以致期爲刻期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後案說文納絲溼兒內入也皇本作內古本當作內或用俗字

集解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集注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後案史記淮陰侯傳作印刓敝忍弗能予注用漢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本或無孔字釋文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古注 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集注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發明 孔說程注皆以數命言也鄭解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董子對策曰明乎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韓董二子之說亦以性命言也式三謂人不安於窮達之數者必任其仁義之性知性之賦於天者以遵道之逆天心自不行險以徼幸性命數命非截然二事也詳見前

不知禮無以立也

【講】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附】詳見立於禮諸節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illegible]】焉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集註】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發明】宜於口筆於書皆言也不知言之善惡言之醇駁言之淺深皆不知也不知今人議交之說用之焉於可交可用者轉失之也不知古人謀承其言誤師其盜焉於宜承宜師者反棄之也以辭危而知使平以辭易而知使傾以懲枝叒游而知其叛疑躁誣孔子之知言也以詖淫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知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孟子之知言也不知言以孔子爲佞以孟子爲好辯矣此不知言之尤者也

受業王予讓校字

論語後案自敘

論語之始出於秦火後也曰魯論曰齊論曰古論篇目不同文字亦異學者各守師說不合不公自張子文兼讀齊魯采獲所安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其後鄭君康成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以爲之注當時尤貴之魏末何平叔與夏侯太初荀奉倩王輔嗣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史所譏酷嗜老莊以六經爲糟粕者也而作集解以行於世晉宋齊梁媚佛成俗聖教不明儒者偕老莊之學以譯釋典復援聖經賢傳以文飾之其始以儒亂釋其終遂以釋亂儒皇氏義疏黜鄭君之注而宗何

有由來矣邢氏疏祇刪皇氏之疏而就簡耳自朱子注既出六百餘年之儒說尊奉正宗後之人補輯鄭君之遺逸考校何氏之異同紛紛籍籍各明專家卒未聞有繼漢魏實能駕朱子上者則朱子之所得大且多雖愚者亦能凡測而知之也雖然漢魏諸說之醇有存於何氏之解皇邢之疏及陸氏釋文諸書而不可盡廢者諸經注疏與子史中襍引經文及諸說解有可拾其遺而補其闕者元明數百年遵朱子注有能發明之而糾正之者近日大儒實事求是各盡所長有考異文者精訓詁者辨聲類者稽制度名物者談聖賢事蹟者有考論身心辨析王

類學務見其大者有不惑於老釋復明析於儒之近老釋學務得其正者凡此古今儒說之會萃茍有裨於經義雖異於漢鄭君宋朱子猶宜擇是而存之試士者或遵一說以範舉裳[illegible]亦不盡拘况說經何可拘哉式三不揣固陋捜討各注體六經異師不可偏據之意過而黜之不如過而存之於是廣收衆說閒附己意皆成名之曰後案夫近日之學宗漢宗宋判分兩戒是譬所及婁上自漢魏下逮元明以及時賢意豈主爲調人說必備乎然是匡違之忱端在於此而分門別戶之見不敢存也顧惟聖道閎深經緒紛賾人之精力學問各有限量奚以終窮尚

有疏略俟諸來哲如積薪爾丙申正月黃式三薇香言敘

稽生論語後案敘

論語注之傳者朱子爲醇天下之公言也前後儒說之異者宜擇是而從亦公言也余四兄薇香於程朱二子之書既徧讀之而徐悟之矣然後案中博采所異以備一通或據所異者以爲主談經者或禁之式穎曰經義之廣大精微難盡窮也雖經巨儒之注釋而義未盡明賴後之人拾遺校失於舊說析一可疑即於古經增一可信且讀前賢之注於可疑者必攷其實蓄久乎然後其遵守前說者乃眞知其是而證成之非雷

此也論語一書漢魏儒說略存於何氏集解皇邢二
時時見於他說宋儒說之不醇者朱子駁於或問而不醇者以
入集注有或問及文集所駁之說而注仍錄入者廣輯之以俟
論定也而後之宗漢宗宋者爲輸攻則玉石炎焚爲墨守則門
戶壅蔽揆之於心皆所不安薇香兄所箸尚書啟蒙易釋春秋
釋文鈔中亦有經說皆不拘漢宋擇是而從論語後案之書於
文字訓詁聲音名物制度事蹟考之固詳而義理之學尊取其
切合於事情者而去其虛縣不可窮詰之辭昔朱子嘗謂學者
好爲儱侗之語自欺欺人自謾謾人是書也庶幾免於此乎惟

好學深思者自得之也癸卯四月黃式穎穉生敘